

兰州太平鼓群体传播中的民俗变异

那贞婷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中文系,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传播中的变异是民俗的显著特征。民俗在历时和共时的传播中,不断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变异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命力所在。变异也是民俗文化保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笔者从传播学视域中的群体传播角度对兰州太平鼓群体民俗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活动结构过程中的民俗传承与变异。

关键词:兰州太平鼓;群体传播;民俗变异

中图分类号:J7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6)12-0148-02

The Folk Custom Variation in Group Communication of Lanzhou Taiping Drum

NA Zhen-ting

(Chinese Department, Zhixing Colleg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Variation in communication is the folk custom dominant character. Folk custom adapts to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ceaselessly to make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mmunication. The variation is the own adjustment of folk culture and also is the vitality of folk culture. The variation is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herent power of folk culture. The author studies the group folk activities of Lanzhou Taiping Drum from the angle of group communication, and analyses the folk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activity structure process.

Key words: Lanzhou Taiping Drum; group communication; folk custom variation

兰州太平鼓是兰州地区传统的民间鼓舞形式,在正月年节期间以群体参与的形式进行社火祈福性活动,在群体共融当中,不断地继承与变异,促进社会的整合与群体的参与。

一、群体导向中的民俗变异

群体内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因而群体决策和个人解决问题有所不同。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解决问题时,同时也产生了人际交流的障碍。在任何群体交流中,成员们必须同时处理任务和人际交流障碍。当任务和人际工作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将产生集合效应。这时群体的解决方法及成果将超过即使是最优秀成员的个体劳动,这必将促使民俗活动为适应群体需要而发生变异。

兰州太平鼓在传承过程中也在不断适应着民众群体的需要。从年节的参与过程到鼓舞的阵法都体现了群体效应。传统的兰州太平鼓由民众自发形成,为了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地方政府每过 2-3 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火巡演,各村太平鼓队进行技艺的评比,选取优胜并获得奖励。传统

的太平鼓舞以民间祈福为主要目的,绝不会掺杂任何竞技表演因素,然而随着对群体激励需要的出现,传统的民俗活动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在太平鼓的表演阵法上也有此现象,传统鼓队中,只有一名指挥手拿牙旗,指挥整个鼓队行动整齐划一,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鼓队为了增加群体的协调与沟通,做了改进,除设一名主指挥以外,又增设 2-4 名副指挥,衣着及牙旗颜色都有所区分,鼓队形成不同小方阵,以主指挥为大方阵中心,副指挥位于小方阵中心,共同指挥锣、钹、鼓手的队列与动作,表演性极强,也提升了群体活动的信息交流,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群体协作效果。

二、结构的建立与民俗变异

人类的行为是产生和再产生各种社会体系的过程,群体根据一定准则工作以完成目标,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建立了新的结构,这反过来影响他们将来的行为意识中建立并强化将会影响我们将来行为的结构。事实上我们采取行动是

收稿日期:2016-08-01

作者简介:那贞婷(1981-),女,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西北民族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民俗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6 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甘肃民俗文化嬗变与传承探析(2016B-001)

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还有很多其他结果及由此形成的结构。无论是外在力量还是内在意图都能决定社会行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我们确实有一定的意图并采取行动来完成它,同时我们的行为也在无意识中建立并强化,将会影响我们将来行为的结构”。^[1]

一个群体的决策过程也就是群体成员努力对最终决策达成趋同或一致意见的过程。兰州太平鼓的民俗活动有其最初形成此类活动的目标,即以鼓的雷动,来震慑万物,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人的功能越来越占据了行为及活动本身,这也成为祈福之外的主要行为目标。这些行为目标也在无意识中建立并强化了民俗活动的稳定传承。在正月年节期间,兰州周边农村戏台、广场,甚至地方政府门前会自发聚集大批民众观看太平鼓表演,常出现人潮汹涌的壮观场面,将鼓队表演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娱人功能在民众的参与热情中再次得到体现,只有少数地区如皋兰水阜乡还会保留庙前击打的传统娱神方式,在城区就难看到传统娱神行为了。虽然此类民俗活动发生了变异,但对群体的结构、情感的表达沟通及社会凝聚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三、传播导向与群体凝聚

我们已经知道群体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内相互作用的性质。群体活动的关键在于其中建立了普遍的同一性。幻想的主题构成了一种机制,并由此形成群体凝聚力。传播行为有两大类,一类是情感导向型;另一类为任务导向型,兰州太平鼓的群体活动兼二者而有之。技艺与行为代代相传,既是一种质朴情感在民俗事象的体现;同时太平鼓队承载着民众的期盼与希望,时代虽然在变,但人们仍然割舍不下年节祈福的那份意义与责任。传播情感导向维系着群体内的关系;而任务导向性推进任务的协调,引导群体把精力放在完成任务上。正是两种导向的引导与控制,才得以对群体进行整合,并协调群体活动的一致性,使群体坚信自己行为的目标,认为自己有良好的动机,并正在为最佳结果努力。

凝聚力强弱取决于所有成员认为他们的目标能在群体中得到实现的程度。这并不要求所有成员有相似的态度,而是要求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帮助以完成共同追求的目标。群体凝聚力越强,对其成员就越有压力,使成员遵守群体规则。凝聚力可增加有效协同作用,有其潜在价值。太平鼓队的活动可形成成员间潜在的回报如友谊、威望、自我价值的肯定,从而在群体活动中投入更多精力,建立积极的纽带,促进社会的整合,激发成员周而复始进行活动的民俗传承愿望。

四、兰州太平鼓群体传播的思考

1. 增强群体传播的导向性,使太平鼓传播更具生命力,更能被公众所接受,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近几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文·小约翰. 传播理论[M]. 陈德民,叶晓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22.
[2](美)吉特林.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 胡止荣,张锐,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03.

年,贴近传统文化的民俗事象越来越不活跃,尤其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地区几乎很难看到,这是传统文化的流失。如何保护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已经成了亟待我们关注和解决的难题。民俗需要正确的导向才可能散发长久的魅力,文化的流失和缺乏保护所造成的后果也是经济提升无法弥补的。作为民俗文化群体传播导向的主导者,政府应加强在政策上的保护开发与资金上的扶持。大众传媒作为现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应通过国家、省级、县级等多层级的传媒渠道,借助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引导民俗文化群体传播的目标构建。高校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主阵地,应充分挖掘研究民俗文化的本质内涵,使得民俗文化的群体传播更能体现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增强民俗文化的内在魅力与生命力。

2. 正视太平鼓表演因社会发展而产生功能变异,并在此功能引导下重塑太平鼓群体传播结构。随着观念的转变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坚信神灵的庇佑,更看重人类自身的力量。许多传统的民俗活动都在潜移默化地从民俗的娱神转向了娱人。在年节的欢乐气氛中,我们需要民俗成为欢庆的载体,而不是信仰的唯一途径。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民俗的表演,从而在参与的过程中体现个人的价值。娱神的功能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不是唯一的目的。借助大众传媒多样化的形式,如新闻报道、影视节目、纪录片、文化类专栏、期刊、网络新媒体、社交平台、手机微信等,运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符号组合,展示民俗文化日益丰富的多元价值功能。这样,既能使得民俗文化的传承者与表演者重新定位认知其民俗文化群体传播行为的价值所在,也能使得其更好的思考如何重塑民俗文化群体传播新结构,以适应民俗文化新常态的发展需要。

3. 引导提升群体传播的凝聚力,增强太平鼓传播的协调作用。社会需要整合,群体需要聚合,民俗化身为无形的纽带,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同时,民俗的代代相传,既是情感的延续,又是传统的延续。因此作为太平鼓群体传播的组织者,增强太平鼓群体传播凝聚力,从情感导向来讲,应具有保护与传承意识,提升太平鼓表演者对于太平鼓这一民俗事象的情感参与度与热情,营造年轻一代对太平鼓的民俗认同并激发其主动参与民俗表演的意愿;从任务导向来讲,应具有创新与开发意识,为民俗文化群体传播构建明确的行为目标,整合并协调群体活动的一致性,激发群体成员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

“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不仅存在于传播中,且只能在传播中存在”^[2],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亦或是后现代社会;无论是作为再现的体系,还是作为沟通的工具,无论群体规模的大小,传播都是社会群体的黏合剂,它是人类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活动,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我们自己与他人的交流、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 and 历史上我们不相识的人们提供的信息的强烈影响,显然传播是值得认真注意的。